憲章外史續編

萬曆注畧卷之十一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辛亥三十九年正月閣臣葉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兵部考選軍政日期。○科臣曹于汴彭惟成各參李廷機杜門多時不入閣理事。無可考滿

二月漕撫李三才出境。有旨准去。漕事命總河劉士忠兼攝○虜犯蘭州

三月閣臣向高劾奏南刑尚書李楨擅自去職。時楨老病不能步履言語。告休不允。徑自歸○大計京官

四月怡神殿災○山東大旱陜西牛羊二妖疊見○大學士葉向高尚書李化龍侍郎蕭雲舉史繼偕副都御史許弘綱各疏求罷

五月辛丑雷震正陽門○吏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　上出溫旨慰留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位○王圖辭闕出城大計報允時王圖爲吏右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繼偕爲南吏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黜先是史記事于察典未行之前極論內閣自恃行鍚爵一貫廢廷機衣鉢相傳將及傾天峻并論沈思孝周孔教等逮察典旣舉

御史金明時名在察中乘𠔃中未下遂上疏攻王圖
以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圖及李三才顧憲成丕
揚怒明時撓亂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諱問明時罪
明時復疏攻掌察科道湯兆京曹于汴巳而秦聚奎
疏攻王圖以救明時舉朝分為二黨群起交攻攻東
林者以王圖顧憲成李三才為戎首攻之者金明時
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
奎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彭惟成徐紹吉歸子
顧馬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廷登趙典邦亓詩教孫光
祚田生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銓毛一鷺彭宗

孟韓浚金汝諧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賓尹蕭雲舉爲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炳恭湯兆京丁元薦徐艮彥馬孟禎胡忻吳炯張養正喬允升沈正宗洪文衡李邦華曹于汴吉人賀烺李朴錢春周起元劉策李徵儀宋磐吳艮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朝廷聚訟者幾一年餘○尚書丕揚奏黜前計侍畱已故臣錢夢皐等九人奏起馮從吾等十三人

六月吏部奏起鍾羽正王德完程紹○侍郎李汝華署戶部○京城大雨二十二日水溢數百里禾盡沒山東亦大雨

七月軍政考選命始下○工侍郎劉元霖言錢法變

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市

銅商賈無憚於官買而私買者省矣

八月倉塲總督孫瑋爲漕儲遲緩通德二倉去京師

不遠若河氷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陸運之

費不貲○侍郎翁正春進萬歲八箴○加李化龍少

傅○楊鎬奏報遼東奇捷○舒應龍尚書戎政林燫

南工尚書

九月已酉皇貴妃王氏薨秘不外傳越四日閣臣爲

請乃宣皇太子生母也

十月趙世卿久候不得命竟歸○工部臣言皇極門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懇早擇吉竪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文選主事董應舉言閩中巨室家於海商日引月長識者所慮海道嚴禁徒爲具文乞加意申飭應舉又言府史胥徒之役壽偏天下銓部所屬按款釐正庶幾可以救時○光祿寺臣言白糧係上供所需每年壓於軍運常至守凍請先於軍船

十一月王象乾孫瑋各進兵尚書仍總督

十二月王圖自去○李化龍卒○刑尚書趙煥署兵

部事
壬子四十年二月吏尚書孫丕揚叩辭出都○趙煥署
吏部孫瑋署兵部
三月禮科周曰庠奏寧國童生毆辱縣官○光祿少
卿徐必達言漕船阻凍不及春運顧募民船雖一時
權宜之計究之於國計不便不若仍遵舊例初議發
之孫居相因必達言遂中止
四月閣臣葉向高言朝政不行日復一日紀綱盡壞
國體盡傷非敢以去要君實念在位有愧願早罷斥
時廷機久處廟中復還原寓請告一百二十三疏矣

向高復杜門閣中虛無人者五月○欽天監推算果
食未確有旨修改曆法
五月署吏部趙煥請推補閣部大臣○代王元龍無
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令妾張氏母之張有
寵進爲次妃後生鼎莎王老兩人爭求嗣閣臣李廷
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莎至是人方攻廷機遂有
立長之說主立鼎渭刑曹郎李春熙來斯行等疏請
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波累藩國禮
臣翁正春請行勘大同撫汪可受言無可勘渭莎皆
庶也渭母未報封而先故莎母已生子而後封此其

昭者也
六月浙江巡按李邦華易試舍以磚○詔增陝西中額五名○殯皇貴妃王氏
七月虜婦忠順夫人死撫臣言其納貢四十年最稱恭順宜加褒卹以勸
八月諭向高入閣○刑尚書趙煥改吏部○鄉試考官命下遲應天陝西移初場于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虜犯延綏撫劉敏寬報捷
九月內使群毆駙馬冉興讓於大朝門外興讓及教習官賈之鳳各疏奏辯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淩夷

之極皆不報與讓將冠帶直長安左門而逃東廠奏
聞　上大怒下　旨切責差錦衣官訪尋奪與讓父
官罰教習官俸〇三遣官諭李廷機入閣廷機陛辭
出都門有旨差官護送賜路費馳驛〇御史楊鶴奏
三大營虛伍不任戰守時事萬分否隔御史楊州鶴
奏邊事大可寒心〇通政使吳達可奏納言關係國
體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古今一定乃章奏常稱邑里
如吳門歸德之類又有隱語謎字同於射覆莫可卜
度者皆無禮於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君諛臣近
應甚皆當釐正者〇禮科姚永濟奏文體上關國

逛訛言默壞人心時有李贄批點水滸傳刊布盛傳

有識者憂其教人爲亂臣賊子故永濟言之○科臣

王聚洲劾奏郭子章近者三論一意趨奉婦寺一節

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何狂悖甚

十月考選官命下科臣李成名孫振基商周祚官應

震李奇珍張延登道臣李若星錢春吉人田生金各

疏叅卜履吉趙士諤牛應元趙徤黃克纘徐可求徐

兆奎王國楊鎬劉士忠李成梁趙楫

十一月軍政考選命下○葉向高求罷○吏尙書趙

煥請點巡差御史○御史田生金奏告太廟宣捷宜

愼事　肅皇帝時邊事保首領者十不六七受世廕者十不二三今日邊臣之不以捷聞者幾何人其不獲世廕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盡勝於昔人○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虜犯遼東曹莊殺男婦二千餘人商店一空科臣麻僖言鎭遠之敗以隱匿聞矣店山之敗未知的數矣今此之敗人言藉藉不知楊鎬何說之辭

閏十一月御史徐縉芳爲顧憲成請謚○御史徐良彥言朱賡餘黨王三善輩一意芟刈林泉誅鋤善類

○誠意伯劉藎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翟鳳翀

等列道公本各衆畫臣淆亂國是藉制言官○禮部
會議庚戌科場事榜首韓敬係湯賓尹別房搜取關
節顯然知貢舉吳道南即欲發之以語向高謂礙王
圖蕭雲舉乃止及廷試敬復從第三改榜首人益不
平科臣孫振基等遂發之湯韓縣是坐廢○吏部分
別被論官牛應元楊鶴徐兆奎等回籍○御史過庭
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右其
君子人誰甘爲小人○吏科張延登恭陳無黨之論
以定國是論人者不必爲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
不必爲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

之舉○刑科抄參太監王信關防事會典開載皇城九門有關防三十三顆俱撥門吏收管各吏閣撥錄於吏部月糧支於兵部而查照分於各科與守門內官不相統也蓋吏役繇甚威力未必重爲解官商役之累即有奸弊可以究懲此祖宗立法本意今北安門王信視關防爲奇貨必欲奪之篤言祖制豈祖制有在會典與外者乎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　皇太子代行祫祭禮○刑部郎沈應奎進法祖殷鑒○禮部郎田大年奏稱黎雲龍以沈一貫私人撫楚黨庇楚王坐楚宗人以

方逆妄殺多命。環承天二三百里地震累月。雲龍遝。武昌妖魔疊出。駭而病死。舟行次京口。棺木破裂。厥水溢流。未必非怨魂作祟。而一貫尚徼美謚。姚文蔚錢夢臯。冀倖顯擢。恐神靈所不與也○孫瑋管都察院事

癸丑四十一年正月大計群吏。趙煥孫瑋許弘綱考功郞張養正。科翁憲祥。道余懋衡。推擧孫承宗李起元石崑玉等○群臣合詞上請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船戶數萬。嗷嗷行期無定。人情弗安。故群臣力請○湖廣巡撫董漢儒請釋

累臣滿朝薦卞孔時
二月命何高主會試起方從哲吏左侍郎副之何高
以票擬不便辭不許及入場即有二尉闖入監試御
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
開內簾門置本於案中書官接入票完復開門傳送
中使進御月以為常二十九日放榜特於科臣取卷
中元歷科元卷必屬詞臣時科臣勢張故特倚重焉
○左都御史孫瑋題掖臣荆養喬擅去非法科臣姜
性吳亮嗣言荆熊二御史方行勘而都御史旁挑何
稱總憲御史徐良彥言熊廷弼去留易明旁人多添

[illegible]年戶科孫振基言二臣一斷必不可少戶科官應震[illegible][illegible]放曆減公六罪亮嗣以黨邪黎璋并李成名孫振基徐良彥禮科亓詩教黎瑋并選郎周應秋御史潘之祥言姜性吳亮嗣官應震亓詩教植黨背公科道李奇珍崔爾進孫振基魏雲中翟鳳翀李邦華李若星言俱與吳姜不合又御史馬孟禎等九人合疏又科臣麻僖陳伯友黎廷弼殺士難語風裁廷弼兩疏自辯○吏尚書趙煥奏科臣曾六德年例外轉挾恨反噬○孫瑋求去不允○命封虜酉卜失兎順義王把漢比妓忠義夫人差官賫封敕至邊各散

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酋抗　旨冏巢賄年寺
效塞上乃始受封○科臣官應震言廷對關防宜密
均二甲而州部何以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前忽
後漫無定衡使排卷貲郎得上下其手避五避十取
一取六以爲選官地委屬無謂宜準禮闈試法糊名
易書以一定後先爲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
少矣

三月賜進士周延儒等是科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
有效瑠難○原任禮侍郎吳道南上庚戌科場號簿
指別房搜取卷中者凡韓敬等十八人湯賓尹南師

仲各六人○起李起元石崑玉巡撫陝西大同

四月群臣再請福王之國內傳諭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春已暮何明春行閣臣葉向高附揭云領諭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嗷嗷非所以自明也王國錢糧悉照潞府例地土已多六千矣河南山東搜刮已盡豈可強爲擾動哉○刑科陳[illegible]友言絲綸政本之地高宗所爲代言任[illegible]唐有科封墨勑而其臣駁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勑宋時有封還內降之宰相皆爲內降之端一開[illegible]之爲破例繼之成故事意便手滑奸弊叢生非盛世

之事也

五月孫愼行禮右侍郎署部事○閣臣葉向高求罷○戶科商周祚諫言曰者外廷所傳宮闈近侍少不當意立使自盡路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憫○四川稅監丘乘雲月進稅銀○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以御史吳亮輔宋槃之參叩闕辭印出城○劉元霖尙書工部

六月諭閣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與福王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之國在明春必不再遲礦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冇

方何可比卿爲重臣不得過爲猜忌○南畿提學鈸
[illegible]浙江巡按呂圖南禮科周永春言其人地不相宜
[illegible]前奏纔批印徑歸御史湯兆京言吏尚書趙煥欲
用其鄉人韓浚以故永春爲糾舉永春即劾兆京初
[illegible]王圖今傾熊廷弼○兵科趙興邦直陳大小臣是
非之槩○行人張文光奏請立皇太孫
七月武人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
朋非上欵蹤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
爲　太后　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
衛帶刀行刺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向高語通政司

其參疏與日乾疏並上而密揭此奸徒所爲當靜察之。上覽日乾疏大怒徬徨莫知所處至掀翻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閣臣揭默然霽容將揭疏覆誦之向高復密奏速定福王之國　上納之尋以他事下日乾於理○山東淮南大水○御史魏雲中參選郎周懋秋兵科吳亮疏駁雲中御史田一甲參太常少卿吳忻不當陪推巡撫○左都御史孫瑋文華門門辭出城○張鳴岡尚書南刑部○李御史湯兆京條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

所題奏也○禮臣孫愼行請　東宮講學○吏尚書
趙煥請點用各處巡撫○閣臣葉向高辭位不允
九月起丁賓尚書南工部○御史湯兆京拜疏去國
○周嘉謨總督兩廣王紀巡撫保定○方從哲吳道
南爲大學士○吏尚書趙煥叩闕出城○御史方大
鎭拜疏自去
十月予孫瑋回籍○起李楠巡撫陝西○御史田一
甲上言門戶所起時行錫爵一貫賡廷機諸輔傳燈
一二孤憤之士建言被逐於是聚徒講學以道學之
名號召天下凡生長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寔意仰高

或葛藤相絆而靡然從之門戶之名立矣遂制朝紳迫挾台輔夫路惟其所欲復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資門戶之威熾矣李三才王元翰一入其黨而貪可爲廉黃克纘史繼偕不入其黨而賢可爲不肖在南嚴煽者于玉立吳正志丁元薦也在北王圖史記事胡忻也今作祟之人既去礙眼之人已歸願諸臣悉捐往念而共歸大同也○予趙煥回籍○侍郎張問達署刑部兵尚書王象乾署吏部工尚書劉元霖署都察院○方從哲內閣到任

十一月禮臣孫慎行定福王之國之期假傳　旨云

聖母七十在邇。潞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封還

御札言　皇上以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昵潞愛

子之私計。不可愼行復力爭之。福王又需莊田四萬

頃乃行向高請減半○內官邢洪糾其黨四五十人

於午門外淩詐御史某御史用一甲奏聞不報○御

史過廷訓言職掌混淆弊在大臣與言官之助已收

爲入幕之賓又詆認林下之持議皆公正而借爲護

身之檄于玉立湯賓尹貽書長安至今奉連未已。

十二月葉向高六年考滿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賜

宴禮部○　皇太后失豫　上日夜恭侍藥餌虔禱

上蒼願以身代○南道御史王萬祚時事不堪再褒
疏專論湯兆京風波之惡未幾萬祚暴卒萬祚清嚴
自處其巡下江按行蘇松凡縣吏豪奴害人者擒即
杖殺一時風裁凜凜人心痛快犯罪者不寒而慄其
卒也白日見鬼或言其中毒然衙邸蕭然破衾蔽席
貧無以為歛見者莫不嘆息○御史潘汝禎疏參翁
正春賀烺韓敬○戶部郎李朴言奸邪驅逐正人浙
人則姚宗文劉廷元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
山東則亓詩敎四川則田一甲四省合為一夥如趙
興邦輩不過趨勢附炎耳皆可斬也繇是科臣姚趙

吳官亓五人道臣劉田二人各疏攻朴道臣張至賢李徵儀過廷訓科臣周永春翁憲祥亦各特疏參朴詞垣孫居相賀烺湯兆京下部看議有旨惡朴出位生事降謫閑散○御史李若星疏參黃克纘○御史孫光裕參行人劉宗周黨借東林○ 皇太子妃郭氏薨○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薊鎮永平軍士鼓噪○禮侍郎孫慎行請福王之國行期二十八日命下[illegible]妄傳言皇貴妃請於皇太后期留王待四十三年[illegible]太后七十慶後之國太后曰吾潞王可宣來否貴妃語塞又慎行疏上 上向貴妃索所賜

御書對神焚之乃下定行期云○奴酋圖其壻吉卜吉卜投北關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墾南關曠土諸營諸遼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晰敘日久惟新墾者槩罷張濤揣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開二釁其一建酋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逋壻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爲兒奴林收養嫁西虜宰賽反目金酋故殺奴林妻幸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於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援之奴酋計虞我兵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顧留質廣寧濤甚侈其功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

[illegible]手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illegible]
[illegible]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崔鳳翔言奴首
不在將女以天朝作外夷撒合名汚而體褻北關勢
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奴酋又訴無他意北
關爲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衆
[illegible]四十二年正月戶侍郎李汝華奏理材須秉真心
議屯邊一策既可足國亦能禦虜虜曩有獻地水師邊
界者謂地中有水即地險也撫臣張濤石崑玉徐鑒
開田各有成績而行之深有益於度支者御史盧謙
言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今立爲養廉之名或

古之或粥之則所支常俸謂何必大修農政而淸影古始爲國家之利

二月以鄭繼之吏尙書黃嘉善尙書戎政○御史張鈺參李朴肆言亂政顧憲成三書之失畢竟難揜高攀龍劉元珍淸風可尙鄒元標馮從吾時方仰之若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白所知罷時雍爲世所推譙恐齮齕之于玉立翻雲覆雨士類之梟獍諸臣攻之爲世道計耳巧於行險者必假途於正沈正宗貪狠至朴而愈奇矣○　皇太后李氏崩須遺詔於天下寬釋楚宗人幽禁

三月禰王之國百官送於郊外○劉元[illegible][illegible]王右侍
郎孫如楚署部○王象乾辭署吏部封用火房○張
問達署都察院
四月禰建稅監高寀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
袁一驥及其子至巳署辱之復拘執按察司官○御
史田一甲陳言漕糧白糧規則以便新運
五月給事中張國儒姜性參太監盧受○存問申時
行沈鯉○給事中亓師教姜性參選郎郭存謙不宜
推李朴存謙認過不辯○潞王翊鏐薨謚曰簡○祀
廹於方澤閣臣方從哲禮臣孫慎行行分獻禮○署

工部林如楚酌議水衡事宜責成經手愼發預支申飭外解○御史董定策請分祀理學名賢○禮科姚永濟奏言西北之田開墾以寬東南之力大有關於國計北土縉紳恐異時賦役繁重群起而撓之皆中官盧受等害其成也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發引日大雨傾注 皇上跣禱雨止方行儀雨少徹 皇上 太子送之聚表門外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暖飧四散矣日日餔饞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官折價用八百天雨星散梓宮比舊加大肩重難勝幾委諸外朝兵部擬

[illegible]軍助之四日至陵

七月署吏部王象乾奏慈綸久滯事爵祿名譽王者歷世磨鈍之具世治則其權在上爵祿即爲名譽世亂則權旁落於下有爵祿所不及而名譽歸者○工科劉文炳再參徐縉芳御史劉策再參劉文炳甘心爲錢虜韓敬所使御史陳一元辯文炳疏南工科喩致知參馮上知御史吳之皡薦王紹徽朱一桂劉國縉工科劉文炳再參陳一元○前大學士申時行卒

八月吏尚書鄭繼之到任初五日孫愼行封印出城初六日王象乾亦封印出城何宗彥署禮部○劉臣

葉向高乞休得允上表謝請補大寮點科道罷稅發餉○南工尚書丁賓到任○奴酋與煖兎子締婚事窺北關開原巡撫張濤言北關本覘建夷參貂珠之利誘匿卜酋奴酋富殖遼人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且北關爲我守二十里之邊建酋爲我守九百里之邊失建夷心而增邊戍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中邊事藉大成之誤已而奴兒復耕前罷墾地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郭光復新蒞任遂統其標兵赴遼陽示虛聲奴兒哈赤遵諭退地定界并六堡退

還大書沓字碑陰有建州部夷岔鬉陽馬奴兒卯裁之碑下以示恭敬

九月鄭繼之請錄用廢臣○南道吳艮輔言劉文炳一疏而彈徐縉芳陳一元劉策李若星再疏而彈李維禎蔡毅中張文光焦竑世上幾無完人願諸臣各捐成心共偕大道○御史劉策言文炳不過竊沈一貫餘威尋聲逐臭耳豈計及萬世淸議哉

十月李誌署兵部○前吏尚書孫丕揚卒

十一月御史馬孟禎言銓政屢見失平近推張鍵宋槃不過議論不投特尚若鬱之觧止是疏論熊廷弼

而張篤敬則力發塲弊爲韓爌之仇敵耳侃直之劉
策方被牽纏而發奸之篤敬復行速轉何更甚也
侍郎林如楚言御史劉光復疏摘李三才擅用官木
係在前題未散五萬數中若係盜買則責應分於商
人且五萬餘木非一家所買若孫司議發商賣抵餉
價如臺臣言則責應分於該司
十二月戶科官應震糾少卿葉茂才
乙卯四十三年春正月日黑無光○福府中使出勘汝
州地租杖殺佃民盡境軍民奔逃又中使占住省城
貢院又中使入兗州東昌所在播虐撫按各上疏言

之寢不報○兵科吳亮嗣參論尚書李三才盜用皇
木○故尚書趙世卿卒
二月御史朱階論方從哲事多模稜○御史魯之賢
劾兩廣總督張鳴岡○御史金汝諧論考功趙國琦
用舍不決因薦劉國縉王紹徽朱一桂○科臣李瑾
糾參選郎胡來朝以年例外推張國儒馬孟禎徐良
彥爲徇私御史劉光復參瑾御史王雅量亦參瑾并
及于王立李三才御史李養志亦參瑾及趙國琦又
光復來朝再疏攻瑾瑾亦疏攻二人○大小九卿會
方從哲於東閣以儲講婚禮未定從哲再詣官門疏

請不報

三月朔日食御史金汝諧論太僕少卿葉茂才又參福撫袁一驥受辱於宦官○遣官諭方從哲進閣

四月閣臣吳道南到任○有男子張差持梃突入東宮傷門者內侍執之下法司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案重加訊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言多支吾若自伸者科臣何士晋請窮其事　上大怒召　皇太子及諸皇孫詣慈寧宮太后几筵前行告慰禮悉詔群

[illegible]人見　上執　皇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
極愛惜言未竟御史劉光復從後抗誦　上慈撲南
音聲高　上疑有他語甚怒命內侍縶付法司　上
令　皇太子諭諸臣曰爾等無聽流言為不忠之臣
使我為不孝之子　上悅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二
侍於內廷凡再四諭內閣張差事不必株連事遂寢
於是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於外在廷左右之議遂
因之而成要典一案云

葉向高曰　光皇潛邸事有干礙難直書者張差
之發予在里居聞王之寀曾語侵張問達故予往

問張虛實云何張言之家所發事事逼眞當時向獄皆同所云風癲者飾詞也安有持挺入宮而可稱風癲者余故實錄中委婉載之當時問官岳駿聲力主風癲言官從風附會而之家被重譴矣當王曰乾告變已云龎成劉保有謀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癲者之口 神祖斃二奄於禁中不遣之就理 聖意淵然可以默諭

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窾係也當時羣臣既得滿朝譁然使 光考復持之堅而 皇祖又無辭於外庭則宮府之間必有大不安者賴

光宗以恬處之陛前解論不爲窮治無累神
廟之慈益光光考之孝矣
五月命相　皇太子妃坟地於東宮生母皇貴妃
坟戶○京師自正月不雨至六月○纖驛馬三道等
命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日本
國王源秀忠集兵攻平秀賴于大板滅之秀忠家康
子也
六月福王遣人至登萊丈田參政姜志禮上言福王
莊田跨連三省艮餘去相葉向高欲以福王去國爲
功遂不欲拂　皇上溺愛之私莊田踰制竟不極言

方從哲踵而仍之醇酒優游迄無成規惟隨撫按之
吻云勿騷擾勿丈量而已今日之始謀肇他年之籍
口使藩王得與天子爭土不可不蚤慮也有吉志禮
降三級調用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福府長史張士俊求罷
訴承奉樊用罪惡乞諭王免行開店本府食鹽改支
河東贍田租聽有司
八月吏侍郎李誌署都察院院自四月至七月懸印
閏八月山東青州盜起安丘城陷○屬夷虎墩兎憨
犯廣寧錦義○套寇分寇延綏孤山副總兵全軍覆

汲
十月行人陸大受歷撫州知府不下前大受因張差
事參鄭國泰出揭支吾差供街道大宅明有所據三
老三太互爲表裏云云有犯時忌故也○內旨給蘇
杭織造太監呂貴勑書弁掌稅務○京師地震
十二月工部臣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內官以
甦東南民困○北關白酋以老女婚煖兎子奴兒哈
赤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
撤奴酋與煖兎合而遼不支令奴煖爭婚勢不驟合
而北關依强援於煖適爲中國利奴或不聽宜諭我

督北關陰約暖兎從南關入奴亡可待

董其昌云奴之圖北關其意盖在遼陽也而借口於嫁老女邊臣方幸其爲鷸蚌而恬不知儆卒中其謀惜矣

丙辰四十四年春正月大計群吏會舉卓異沈儆炌王在晉等○河南大雨雪雷電易州無雲大雷隕石○京察尚書刑部○武臣凌應登毆御史凌漢冲於朝有旨會勘禮科余懋孳御史李養志各以參應登罰俸御史翟鳳翀亦以論應登謫外

二月閣臣吳道南主會試吳江一富子以懷挾舊文

取首士論譁然覆試曳白遂削其名前同考主事吏
科耿元道南效尤遂獲贋卷故是科會錄無元
三月賜進士錢士升等是科魏大中李應昇黄尊素
萬燝俱以疏璫之難
四月陝西御史康丕揚上言天下風俗半壞於東林
不肖之手戈矛所指老成立盡朱賡嘗以王錫爵辱
以趙世卿憤以徐兆魁朱一桂王紹徽劉國縉秦聚
奎同時並逐○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曄房○
吏尚書鄭繼之等參兩淮巡鹽徐縉芳贓私狼籍○
李汝華尚書戶部

五月江西大水○兵科熊明遇言時事八可憂五漸三無無者紀綱吏治人心也又劾閣臣從哲自言無權可恃必須平看恃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尊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游擊馮有功戕罪○時 上於萬幾緊置不理而嚴於御內莫敢有私竊者故推補大寮庶寮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寢閣皆出自 上意方從哲能以循默苟容獨當 上眷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莫之問中外惟以叢脞相

侍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起居注之職向有
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僅
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遂廢有以日後史
其言為有言從哲云與日纂史官自弔各部本章閱之內 [illegible]
府書籍無多自焦竑遭謗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
繙閱而書皆為吏役竊去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
一言者從哲蹙額曰此又多事
七月有旨修理咸安宮二侍竟送工侍郎林如楚私
寓○李廷機卒
八月壬寅　皇太子出閣講學一日劉一燝韓爌侍

班太子見中書汪某曰老矣汪奏云臣十七年不得望見殿下詳錢氏邸抄

十月黃嘉善尙書兵部○原任漕撫李三才上言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畢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欲與正人爲仇今挺身主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太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愼行許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

治企仲朱國禎郭淯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祚
焉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荆州俊馬從聘矣
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翟紹呂邦燿梅
之煥孫振基麻僖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禎
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策
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懷德蔣貫史記事彭端吾
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崇文張養才孫鼎相涂一榛李
樸鮑應鰲常燈丁元薦趙邦清龐時雍吳正志王士
騏沈正宗賀烺劉宗周去矣佽正之言不過曰東林
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姜

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聲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日東林便行屏斥郎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之即遲而不推其亟推取旨者非史繼階徐兆奎即蔡應甲朱一桂也異哉有旨三才削籍為民○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

十一月巳巳隆德殿火巳丑延禧宮火

十二月辛丑白虹貫日○薛三才尚書戎政

丁巳四十五年正月癸未東朝房失火○禮部疏請應謚諸臣四十四人○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舊

五市一歲兩行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長驅虜廷可也○貴州巡撫張鶴鳴集兵勦苗仲巡按楊鶴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困守之需以二萬爲善後之用

臣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開釁爲功請發帑藏請調土兵官收其利民當其災國受其害鶴鳴此舉斬殺無辜以萬萬計而苗民洶洶思亂矣

二月原任按察使邢雲鸞言日星惟在測驗今五二

次舍與授時曆所載稍異益司天氏止沿舊法難以無差夫日月五星謂之七政七政既齊四餘亦理此天度之大紀也○閣臣以東宮出講期上請內批俟秋涼

三月始考察官吏尚書鄭繼之侍郎李誌升徐紹吉道韓浚考功趙士諤主計黜焉上知李樸丁元薦等南察沈應文于倫為政黜章嘉禎金士衡等拾遺則王之寀鮑應鰲孫瑋曹于汴孫慎行魏養蒙朱國禎凡號東林者一網打盡每年計典皆於正月舉行此歲請 旨未下遂遲至於是月○閣臣言三冬無雪

若不雨三農無播種之期祈免順天府存欠及過路

潞地二稅○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

淹繫效亡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四月王之宷革職爲民○貴州巡撫張鶴鳴奏勅川

貴土官

黃其昌云川屬土司改隸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

計不出此而討苗討安日尋干戈川原山谷厭肉

流血若中調度者何人哉

五月科臣屈蔽江南渡○延綏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

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擄若曰我一犯搶爾罪

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
出於所轄之地嘗嫁禍於隣者願寬其文法以責成
之○閣臣奏通政司缺官一月四方章奏壅滯未上
六月御史駱驤曾薦起湯賓尹○皇親鄭養性襲父
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乞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
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成
命○景榮又言守禦御將之法不宜專用債帥以辱
邊境自申時行當國以來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至蕭
大亨爲兵部武選職方明目張膽以賄次第凡都司
守備之官貨債各以千計中外相應以爲固然○閣

臣奏廟享期近太常寺缺官

七月巳巳京城大風雨社稷壇門東中門門樓刮折打死門軍五鳳樓東華門吻獸吹落午門前　聖旨牌刮倒拔東河大樹數株○大學士吳道南丁繼母憂出城沿途候命道南有時務十二議而於河漕特詳大意謂河淮合流入海海口沙積日高將以邳泗爲壑　陵寢浸衝可虞泇河多砂礫用力挑濬高積兩岸一遇洪漲仍復下塞徐沛閘河愈壅愈決愈決愈堤河身日墊不可不重慮也漕糧繇河至衛輝用車轉入衛河止一日耳比河運費可大省引沁入衛

河亦可北與衛合何詎無漕仍募民治田溝洫修則
水勢分而可治也
八月從哲請補閣臣時從哲臥病兩月章奏皆就私
寓票擬十六日遣內官王體乾到從哲私寓諭云國
家多事豈得久臥私居從哲奏云臣一疾纏綿久稽
入直雖票擬不廢而在公之誼有虧遂於十九日入
閣以東宮講期上請內批無吉日停止
十一月虜犯喜峯口巡撫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
閣臣從哲上言部寺大僚多缺都察院空署數年
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王紀陞漕運王佐

歷河道汪可受歷薊遼而保定江西湖廣廵撫久無
候代
十二月日本對馬島帥平義成以其主源秀忠命通
和于朝鮮朝鮮釜山制使吳大男以聞
戊午四十六年正月辛酉朔大學士方從哲以貴撫張
鶴鳴請合勦兩江奏請黔徐兆魁爲湖撫○鶴鳴奏
支銷過銀十萬兩再請接濟○黃克纘奏築浦口城
用過銀三萬八千兩
二月癸卯吏尚書鄭繼之兵侍郎崔景榮後先各于
大明門叩辭出城○閣臣方從哲以子致殞娼女事

被發註釋

三月有旨下從哲私寓○御史田生金奏廣東備論大人政事則尚書張泰陳紹儒侍郎陳璉節義則員外張粲長史莊典理學則郎中唐伯元○辛未京師狂風驟起黃塵蔽天晦冥咫尺莫辯將昏時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又雨土濛濛如霧

四月張鶴鳴進兵丙江敗績疏言楚撫有二旅廝角期月可以蕩平湖廣巡撫彭宗孟言鶴鳴擅開兵釁責人以難辦之役有旨令協心任事○奴兒哈赤犯撫順市執游擊李永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

河言有七事聊慨矜併北關巡撫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以兵應援奴兒偽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圍之承胤全軍覆沒○陝西大雨雹東衆縣畜二千○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命總督汪可受閱關調度李維翰移駐遼陽起廢將李如栢總遼東兵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赴京以楊鎬爲兵部侍郎經畧

四川播酋寇馮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奴酋赤歸虜受所遺私人張儒紳等齎夷文請和○薊鎮東協四路屬山海關自爲一鎮○御史李徵

疏請速治從撫李維翰○王佐爲治河總督佐言治河以無事爲智如狼矢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聽久湮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微涸當濬泇身尚多砂淺水櫃漸作桑田凡如此類亟應修舉

五月解建長泰同安二縣大雨雹傷民二百餘人○遼按崔爾進請留洋餉二萬分賑○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諭杜松劉綎出關翁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丁未奴陷撫安三岔兒白家衝三堡○建福王次子德昌王由崧府第○李維翰革職爲民○戶部李汝華陳太倉匱乏之繇軍餉急需

奏○永寧土舍奢寅與水西土婦奢社輝相仇殺
寅父崇明之妹安堯臣妻也○差支書官捧旨到
侵折私寓戶部所進金花銀兩缺少數多非已傳諭
不見解到鄉可傳示戶部遵旨上緊使軍餉不缺不
得借言請帑○錦衣印官駱思恭奏言二年不行熱
審監犯積至二百名在監擬死聲冤乞通送刑部歸
結不報
六月遣官諭從哲入閣視事從哲屢疏言吏部署印
久虛乞即批行不報○工部主事鄒之麟言群臣謀
國不忠侵方從哲李汝華薛三才汪可受○命支馬

價六萬付照磨萬有孚往宣大買馬○張鶴鳴奏勦毛戶六隆賊七百三十三級○起趙煥吏部尚書○賜總兵張承胤諭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無抄絕昔瞻朐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堅其敵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變不止奴者張銓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前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贖梁汝貴顧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死宜加優䘏、

其李維翰縱不逮治亦嘗褫職以為失事之戒銓又
論承胤不宜予卹○奴兒哈赤犯清河參將鄒儲賢
拒守賊穴墻入遊擊張旆戰歿城陷儲賢亦歿○賜
經畧楊鎬劍時議謂楊鎬工于媢嫉擠敗張鶴鳴果
干勦兵飾功楊鎬北禦鶴鳴南撫時事可知已○湖
廣巡按彭宗孟奏貴撫張鶴鳴開釁規避乞查勘以
責成功鶴鳴議開礦烏撒夷民不從○議徙寬奠子
女於遼陽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南兵主事鄒維
璉言邊患孔亟宜選擇大將以任戰守○朝鮮義州
鎮制使李善以奴入犯遼陽諜來告

八月尚寶少卿楊述中言勑書用寶空日空月恐生奸弊○故太僕少卿吳㷛捐貲一萬兩助邊且言昔人助邊得官士林爲恥臣今以休致官助邊非有他覬望勑戶部收受戶科官應震言㷛有官非求進無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群臣

董其昌云　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璽書褒奬進階遂事起惟黔國公沐昌祚與㷛而已士大夫頗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州郡曾不忍捐一文錢濟國家之急者猶復坐致高官自謂得計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九月總兵麻承恩下詔獄○奴兒哈赤犯撫順李如栢拒之○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凡二十九日而滅○京師地震○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諡文節沈鯉太保○張鶴鳴自劾銅兵鼓譟紅苗乘機搶掠慎事求去詔慰留之○戶部臣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釐五毫

十月星隕南京安德門外化爲石○閣臣從哲言一陽初姤彗芒轉甚天怒未已在　皇上轉移之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拟發之規盡

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差者無釋否之期其於人情何如也○湖廣巡按彭宗孟按楚四年不代以病乞歸○御史楊鶴請通商恤竈以平鹽務

十一月兩淮缺議吳撝謙奏遼左危急已甚必深溝高壘以拒之勿輕用戰以蹈不測○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邊兵更調以練膽勇○戶主事洪啓衍奏遼事歲告黔滇當加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十二月套虜猛克什力率部落來降○特旨命鄭養性襲其父右都督○祖制瀋府食鹽三百引存引二

十斤。應府准一千三百引每引六百六十斤于河東運支。巡按王遠言非典制不報○吏尙書趙煥爲計期申飭謂大計訪單雖有失實不署姓名是敎之含沙也若明註造單之主名庶幾淸議有歸○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尙多可憂○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但報胡威寧附和扶同有　旨姑着策勵○北關金台失以勦奴酋一寨來告

杞四十七年正月命給事中張延登署吏科料理察

典○大學士方從哲移書楊鎬趨戰○兵部黃嘉善
請授皇戚鄭養性都督僉事○援遼遊擊佟國祚叛
附于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二月楊鎬誓師遼陽分四路馬林率麻岩丁碧趨開
鐵杜松率劉遇節趨瀋陽李如楨率賀世賢李懷忠
趨清河劉綎率祖天定喬一琦趨寬奠總兵王宣趙
夢麟官秉忠李光榮各駐邊堡策應○命戶侍郎李
長庚督餉○甲戌京師風霾晝晦從未至酉黃塵四
塞冥如深夜已復明光赤色如血○命傳諭慰勵東
征將士○麗江土官木增獻銀一萬兩助餉

三月賜進士莊際昌等時際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旨補字科臣楊漣疏曰以狀元而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曳白可一時譁其直言○杜松越五嶺關抵渾河焚䲸二柵半渡賊萬餘邀擊衝我師為二車營銃砲水急擁渡不前松至山頭駐軍而林間伏盡起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松及王宣趙夢麟皆歿馬林繇三岔出塞抵二道關夜聞松敗軍遂譁旦遇敵至林歛衆以退賊追擊之歿者杭鎬僉事潘宗顏通判董爾礪皆歿劉綎出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

賊詭服中國服誘墮重圍夾攻之衆遂潰綎戰沒遊擊喬一琦斬奴婿火胡血戰四晝夜奴必欲生縛之投崖碎首而死朝鮮將金景瑞從綎先登者亦全覆惟李如栢先受周永春檄中道撤兵不見虜而還○虎墩乘機挾賞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起前御史劉國縉贊畫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渡遼○丁未皇太子才人王氏薨○主事夏嘉遇參論方從哲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趙興邦爲比不報○兵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 旨允發帑十萬兩○兵科吳亮嗣劾夏嘉遇不當奏許亓

詩教趙興邦黨邪害正乞斥之時亓趙爲從哲私人人莫敢犯已而張延登房壯麗亦劾嘉遇如亮嗣言○李如栢侯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御史楊鶴言如栢兄弟與奴酋有香火情揚鎬令箭不以止杜松劉綎其心可知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而後可用

四月御史唐世濟劾奏方從哲尸位誤國○宣武門外衢閘至東御河水盡赤○虎墩兎憨擁衆數萬臨廣寧邊○宜鎮營兵鼓譟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科臣張延登奏劾擅去諸臣侍郎林如楚沿途候　古御史楊鶴掛冠徑去兵科趙典邦輿疾出城巡方崔爾進張惟任俱不候代○戸科李竒珍論李如栢先納奴兒弟素兒哈赤女爲妾生第三子彼中有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謠○漳州民李新自稱弘武老聚黨流刼○遼東賛畫劉國縉疏稱李如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樹威望而印文無破格語當以如楨爲征虜將軍賀世賢爲征夷將軍○奴酋僣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自以銜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

六月奴兵自靖安堡入圍開原三日城陷馬林被殺
右官鄭之范逃出奴進犯鎮西堡瀋陽鐵嶺軍民皆
潰○擢熊廷弼僉都御史代楊鎬經略廷弼疏請決
策規復開原單騎就道○戶部請增李登文子職銜
以鼓敢義將李登文子捐驢捐貲以勸遼事併加恩
開鐵衛所論少之○簡討丁紹軾言遼事屢敗急須
用人尤急于經畧而必取之田間登舉朝皆巾幗乎
開原道韓原善而原善以貪望辭今開原已矣舊
者胡為與之去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即親喪
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

某將養病明日准其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各順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師輿尸之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給事摭拾他事論鶴欲逐之去御史牟志夔復彈給事之阿附害正以救鶴○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總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郡邑捐助

七月奴化攻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陷鐵嶺○左參議徐光啓使朝鮮宣諭應援○遣給事姚宗文查

遼兵馬○熊廷弼馳至廣寧○永西安邊臣以奏長安效良效良愛故妻活替薩與寧臣生擒陰擄烏撒土婦撒氏買養官保與效良討印帶永西烏撒阿地阿楝兵追效良夫婦殺擄殊傑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中軍王捷逃城遊擊王文鼎廷弼將稱遼左凋敝之形人心離散之狀○遣縱騎遠揚鑣○宰賽因鐵嶺之陷引兵與奴酋爭鬧被執○總兵李如楨襲西虜殺數級首功御史陳王庭劾之經畧熊廷弼亦言如楨十不堪應急調李懷信代將○廷弼奏曰臣至

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爲靉陽鎮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中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靉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令遇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

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蔣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
憊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
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
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
居守之大略也○奴兒哈赤數萬騎攻北關金台失
自焚死白羊骨出降被殺○以故南關裔指揮王世
忠爲遊擊風示四夷○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
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巡撫周永春
請賂撫化虎憨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
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

九月戶部李汝華請發內帑○經略熊廷弼言自北關陷後人心愈潰瀋陽空城守亦無益不如退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徐光啓奏兵事百不相應其博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年決不可用

董其昌云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者皆鬼爲之先驅也必先得數人使其以類相羅致河朔少年荊楚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惟畀用游手無復生活定計于逃方始應募雖得百萬何益光啓此疏恭實歷語也

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肯以徵調三省都司爲長策戸
部主事楊嗣昌疏言募兵調兵逃兵之害并言各處
土兵俱爲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也
又言水藺之役黔蜀相爭以莫解之寃共行間之役
勢必有變明年川貴之亂一一如嗣昌所言
十月庚戌朔房山民陳槐于午門前聲寃言東宮才
人王氏乃其次女向被王昇冒認未明大學士從哲
請辯眞僞不報○烏撒賊首戈幻連鎮雄水西兵
萬五千越境至樂農殺安效良苦膣遂薄霑益州城
土舍安遠領家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

官方策僅以身免○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垣縋城逝衆兵介馬控絃大索守備張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之譁始定經畧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匱撤回就食○遼左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二百二十四萬陸運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奴酋遣其婿好里於斗問和于朝鮮○唐王捐祿三千五百兩韓王一千兩華陽王三千兩崇王二千兩荆王二千周府各郡主三千楚王三千兩各助餉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潭結連暖炒虎兎諸酋

○鎮江營告急○李汝華署吏部黃克纘署工部○
御史彭鯤化言救邊之策有三言一曰速充國之疏
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曰實宣和之詔掛
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
其君亦時出獨斷不報○固原人李文謀亂自稱彌
天王天眞混元年
十二月漕運都御史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益沿海
大戶每造一舟費可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驅
稱顧募乂非平價人難樂從耳○贊畫劉國縉所募
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

迸散殆盡。

庚申四十八年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爲民。從撫以吏禮部都察院署印官及順天大同巡撫請。不報。○奴酋與𢪘化等盟。○朝鮮王李琿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奠鎮江情因。○工部奏廠庫積弊相沿。立法稽查貴密。必司官久任以專責成。○御史麻之益申理淮揚道臣袁世振之罪。時鹽法久滯。大約撤鹽之時。皆以營求。故富有力者得以驟撤。而貧者至堆積累世不得一撤。以故貧者益困。世振立新舊間撤之法。貧商皆得貲利。人人頌德焉。然世振不能

無貪一時中考功法鐫秩去論者惜之謂之盜疏爲
公論也○熊廷弼奏言以邊守遼之說屢試不驗矣
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淸河靉陽寬奠
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
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
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疏奏援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
夏一千祁督二家各一千起陞廢將焦垣韓完卜達
奇策李愈茂督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御
史李徵儀給事中張延登皆以求去不得出城候

旨○癸丑日生交暈如連環白虹彌天○百官同具
公疏候思善門叩請批發章奏不允
三月廷弼奏言兵部所遣發者紙冊上有兵到地方
未嘗有兵○崇王由櫍請婚即爲庶弟由材請封禮
部言由櫍稱庶第四子由材亦稱庶第四子崇世子
生前無弱息而臨歿乃有五遺腹世子歿在三十年
閏二月廿二日由材以是年十二月廿二日生豈世
子彌留之日正其胎息之月乎○廷弼以糧草罄竭
疏請催發接濟○壬辰京師大風霾○薊遼總督文
球言滿日阿暈前雖助逆今已悔罪請復其舊賞○

南戸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惟
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使可坐困○遼陽火藥局被
焚○兵科薛鳳翔劾贊畫劉國縉招兵萬餘全伍脫
逃道臣閻鳴泰馬匹草料累月不給請治其罪
四月加石柱司女將秦氏正三品服○癸丑　皇后
王氏崩上謚曰孝端皇后○戊午召見方從哲于弘
德殿御榻東向　上側身臥　上云朕自去年三月
以來頭目眩暈肚腹不調至今不時瀉痢神思恍惚
又叩首向從哲云試看朕容且出手腕令看從哲奏
慰畢因奏請點閣臣　上云遼東事只是文武不和

以致如此閣臣已批矣查出郎發從哲即首而出○奴酋發爲榜招降詬侮無狀○巡撫周永春虛報奴酋糾伯要入犯及收紅夷爲用○永順土司彭元錦初願以萬兵援遼已而稱病不自行使將將兵三千赴遼○戶科官應震疏言薦相張居正以申韓之學甚言張之功一時薦者任職朝無倖位久而論定懇乞昭雪○練兵少詹事徐光啓奏東事儆急日開練兵薊分畢時

董其昌云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翦六十萬費就省何益于勝敗之數光啓初啓練兵費二百萬

樞臣計臣相顧愕貽營緒未畢一簣中止至于招募四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竭其乾沒不亦聵乎夫以屑越飽虛懨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可嘆也

文選郎陸卿榮奏僞文敗露國法難容蓋僞文僞印之弊皆因開納太濫更有徑輸邊庭不從筦庫取左券者○禮部請申禁左道○熊廷弼以兵力稍集請守瀋陽

五月御史張銓奏諫云國家之亂皆起于民窮財盡屢畝加賦七釐未已而九釐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

余如苑櫟而發歛之請吽闞不報加派之議朝奏夕
可登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邊
臣傳言朝鮮私通建酋者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
能焚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詔慰諭之○貴
州巡撫張鶴鳴奏永寧土官奢崇明侵占白撒所屯
地勸令一一退吐如不遵奉當改土爲流官益鶴鳴
貪婪借名以激其必反耳○御史倪應春言　皇上
深居穆然輔臣從哲忽蒙召見臣意輔臣瞻懷時事
必有開導者無所不至而寥寥數語俄出俄入以致
羣心愈厭豈不虛此良遘哉

六月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聞具奏逆奴以羞

辱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兵部官同心發

憤等語逆奴所侮○奴酋以萬騎從撫順關入犯世

[illegible]堡殺掠之○改工部尚書周嘉謨吏部

七月熊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恩賚

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萬兩犒賞遼軍○廷弼又

請發帑金劉國縉屢欲云云屢自寢其議報罷之數既

[illegible]餉司不同閱臣復命之數又與國縉所稱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乞行查算改正兵科薛鳳翔劾奏國縉兵[illegible]

[illegible]不見引罪之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客非主之守

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勘從之○諭內閣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可附葬郭妃墳側○保靖土官彭象乾兵至涿州一夕逃散○兵部黃嘉善奏報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續出關通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未報發者四萬八千○遼東巡撫周永春告病不允○經畧熊廷弼以病告休不允○雲南巡撫沈儆炌請卹勞臣○丙申上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侍郎孫如游入見

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謨以用人請　上俞允之
上問遼事云何嘉善曰臣當戮力料理即日蕩平
無煩　聖慮　上頷之諸臣叩首而出即日　帝崩
十月上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